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八〇回 寓真機一首詩歌 防暗劫三面埋伏

話說來營因初次開戰，就傷慧通一鏢，可算打了一個小小的勝仗。滿營擺酒慶功，正然歡呼暢飲，忽聽濟公說有大禍臨頭，個個面面相覷，不知是真是假？張公忙問道：「請問聖僧，究竟什麼禍事？」濟公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俺和尚有幾句信口的歌，你們去詳罷。」當下便唱道：今朝慶大功，夜深酒興濃。三分本領七分運，更得能臣坐帳中。有俺在，敵人窮。前鋒如猛虎，來去好從風。劫數劫數逃何從？營裡的功勞一笑空。

濟公顛來倒去，足唱了幾遍，大眾都已記得清楚，卻想不出個什麼道理來。有的說：「『前鋒如猛虎』這句話，多分應在那菊猛身上。」有的說：「末了這句，多分凶多吉少。」就此你這樣猜，他那樣猜，紛紛不定，因此不歡而散。濟公他自然還是自斟自飲，一個人吃他的酒了。

張欽差同楊魁升了大帳，便同各位英雄細細推詳那詞中的意見，過了許久許久，忽然張欽差大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！」便又向楊魁道：「你不必念他的全歌，你逐句將他第一字接著讀了看，自然就曉得歌中的機會了。」楊魁便依著他思想：第一是「今」字，第二是「夜」字，第三是「三」字，第四是「更」字，第五是「有」字，第六是「敵」字。想到此處，猛然大悟道：「我也明白了，是按的今夜三更，有敵人前來劫營。」張欽差道：「猜便猜著了，究竟怎樣辦理呢？」楊魁道：「大帥勿憂，晚生自有方法。」隨即拔了一支大令，吩咐將前中後三營，並東角營秦高、張霸、海光，男女共二〇六員戰將，傳上帳來聽令。

一聲令下，大眾都紛紛上帳。楊魁道：「秦高、張霸、海光三位將軍前來聽令。」三人上前，楊魁道：「今夜三更，賊人必來劫營。三位將軍可將本部兵馬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大張燈火，竭力巡守本營，不讓敵人進營，便算三位大功。」三人領令去訖。楊魁又道：「周仁、周義、周禮、周智、周信五位義士前來聽令。」五人也走進大帳。楊魁道：「五位義士可領劉振玉、許大立、史公威、束高四員營官，帶兵一千，偃旗息鼓，在大營左邊埋伏。」又喚過馬如飛、江標、馮志堅、菊文龍，率領陸殿邦、蘇堅、馬渠、徐名振四員營官，帶兵一千，偃旗息鼓，在大營右邊埋伏，專聽營前號炮，兩邊殺出。九位英雄也領令去訖。當下又喚李彩秋、鄧素秋、韓毓英、哈雲飛，領兵一千，保護後營糧餉，四人也領令下帳。末後便令牛忠、菊猛，每人領兵五百，帶著號炮，在營前大路埋伏，候著敵兵盡行走過，放起號炮，截住敵兵歸路，正好兩面夾攻。分撥已定，便將濟公請上大帳，三人並肩坐定，中間張欽差，左首濟公，右首楊魁，三人歡呼暢飲。前中後三營都烏燈熄火，只剩了中軍帳一些亮光，專候敵人劫營，我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慧通肩中中了一三稜鏢，伏馬逃回大寨，狄小霞大吃一嚇，連忙出帳慰問。慧通大呼道：「那個狗娘養的牛忠，他兩柄斧倒被我消到半天裡去，拿准這瘟牛斷逃不了；那知忽被一小將截住，反轉吃了他一鏢，我好恨呀！」說罷，便將衣鈕解開，所好傷的琵琶骨旁邊的軟檔，不在致命。但那三稜鏢雖非毒鏢，卻有一件厲害，他這鏢就同倒須一樣，一尖頭打到肉裡，那倒須的兩頭尖支在兩旁，要想出鏢，必定要將周圍一寸多寬的肉割開，方得出外；若硬行去拔倒須，把肉絆住，再也不得出來。慧通真算硬漢，解衣自家取鏢，右一搖左一拔，滿身都是鮮血。見那鏢再也沒得出來，心生一計，便咬緊牙齒，提了兩指的勁，反轉把鏢向裡一打，只見那支鏢直從後肩穿出，有半寸多深。慧通並不曾叫一聲痛，拿出一些刀創藥，抓了一把，就同瓦匠補粉牆似的，左肩上坭了一坭，洗了血漬，穿好衣靠，提了禪杖，大喊：「末將走了，不把牛忠小狗畜抓得來碎屍萬段，誓不為人！」狄小霞一聽，忙著蓋世豪將他追回，勸解道：「將軍息怒，軍家勝敗，古之常事，大家商議妥當，再行報復也不為遲。」慧通便忿忿的退到旁邊。狄小霞又道：「朕看宋營之中，雖然能人很多，但皆不是能征慣戰、久歷沙場的老手。朕想這班宋狗，今日小小打了一個勝仗，定然設酒慶功，毫無防備，我想今夜二更向後，暗暗的帶一千兵去劫他的大營，諸位意下如何？」大眾還未開口，只見花花寨主褚彪，支了一嘴的黃牙齒，臭氣勃勃的走進帳前，「哼打哼打」的道：「回稟我主，這計好得很！這個差使就要小呆子去罷。」狄小霞同他對面，覺得一股臭氣難聞不過，便用衣袖掩住鼻孔說道：「諸將軍巨莫作忙，打營劫寨，卻不是一兩人做得來的事件；且讓朕派人去探了消息，再行定奪。」褚彪小小的受了一個沒趣，只得又「哼打哼打」的退到旁邊。

狄小霞著了兩個探子，一名文遠，一名沈微。扮了宋兵的模樣，走到宋營時天光已黑，果見一眾將官正然飲酒慶功，一些兵丁在帳篷裡面方才吃過夜飯，有談心的，有鬧笑的，有唱得勝歌的，還有打瞌睡的。二人在營裡走了一遭，深怕露出破綻，連忙走出大營，文遠道：「看這樣景象，多分是沒有什麼防備了。外面時候已經不早，我們還有〇多里路要走，不若就此走罷。」沈微道：「使得。」二人當下躲躲藏藏，帶奔帶走回了賊營，將情形對狄小霞說了一遍。

狄小霞大喜，當下便著花花寨主小呆子褚彪、鐵頭峰大王粗肩擔尤大局，帶兵一千去劫宋營，二人得令下帳。慧通聽說，大踏步便走到帳前，說道：「末將也願同往，以報日間之仇。」狄小霞道：「將軍鏢傷未愈，有些不便麼！」慧通忿氣，便拿起鐵頭禪杖，在帳前舞了幾個面花，說道：「有甚不便！」狄小霞大喜，便道：「將軍如願出力，可帶五百人在後面接應。」慧通勉強答應下來，暗道：劫營便劫營了，還有什麼接應裝腔作勢的呢！隨即調了五百人，跟著褚彪、尤大局後面就走。果然燈球上罩，馬口銜枚，一些聲息沒有。離宋營約有半里多路，只見東角上一片亮光，尤大局忙叫停住了兵，著了兩名小校，查點宋營究竟可有準備。不上一刻，小校回報：「這一片亮光是東角一座小營頭，裡面卻是燈火齊明，更聲不絕。那大營裡卻無一點燈光，多分已經睡覺了。」尤大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便向東北直奔大營，不要把小營驚覺。」計議已定，便直向大營進發。轉眼之時已到營門，只見營裡面統統漆黑，並無一點準備。此時慧通也就趕到，三人便一聲吆喝，突然燈球耀目，金鼓震耳，尤大局手拿紫金鞭，褚彪揮動連環錘，合著慧通，三騎馬，三般兵器，如生龍活虎一般，率領一千五百兵一聲吶喊，衝進宋營。那知一座空營，連鬼也沒一個，心中中計，就想以後隊作前隊，轉身逃走。

忽然慧通大叫道：「兄弟們且莫要走，那前面不是有亮光嗎？我們有理沒理，且到中軍殺他一殺，再作道理。」就此又一聲吶喊，衝進中軍大帳。舉眼一望，只見張欽差、濟公、楊魁在帳上吃酒，三人一見大怒，舞動手上的兵器，迎面舞人。但見那三人就同無事一般，還是談笑自如。可也奇怪，那三般兵器勿論怎樣縱馬衝去，就同被鬼拖住一般，卻然總打不進帳。慧通直急得咆哮如雷，褚彪他輸贏不知不識，還是嘻嘻哈哈的呆笑，尤大局卻然有點見識，便說道：「這都是濟顛僧的妖法，我們也不必同他們拼。我聽說來營的糧草都在後營，我們且到後營裡放他一把火，無論勝敗，都是上算了。」說罷，指揮大眾方要向後，忽然後營裡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日一般，鼓聲起處，一翅的站出四員女將，大罵道：「逆賊下馬受死！」可笑那小呆子褚彪，他生就的不知死活，要論他的本領，就那宋營裡敵得過他的卻也不多，他全是一套軟功，能將自己由頭至腳卷在一起，任人刀槍齊下，莫能傷著他絲毫。只有一層壞病，若遇著標緻美女，他便渾身發酸，一點功夫便提不起來，指頭一推就可以跌倒，手掌一落就可以送命。此時看見了韓毓英、哈雲飛，李彩秋、鄧素秋這四個，委實閉月羞花。沉魚落雁，請教他還有命？所以慧通、尤大局見勢不好，掉轉馬就想逃走，獨他支了一張臭嘴，就同遇著定神法一般，目不轉珠，呆裡呆氣的勒住馬，直向四個人呆望。哈雲飛厭他不過，起手就一飛抓，將他收到面前。卻又被那花粉香一觸，委實骨軟如棉，動彈不得，連自己養的兒子都不得那樣乖巧，任憑大眾動手，將他反扳弓捆了一個結實。

這裡褚彪被宋營抓住，但是我做書的一支筆說不出兩處事。那尤大局、慧通二人，一見後營鼓聲大震，他們便老早的勒馬向營外逃走，又礙著一千多兵塞住了路。正在萬分作急，忽聽遠遠的「轟轟」兩聲大炮，忽聽前面兵丁哭聲震地，二人知事不妙，反轉把敵家的兵殺開一條血路，奪路想走。約著才到營門，只見一員將官短須細眼，手橫春秋大砍刀喊道：「逆賊休走！認識鎮江馬如飛麼？」二人也不打話，慧通掄起禪杖，尤大局舞動紫金鞭，戰住馬如飛，只想奪路逃走。馬如飛此時可算一人雙戰慧通、尤大

肩，要論慧通既受了鏢傷，尤大肩也不過中上的鞭法，馬如飛本可以雙戰得下，無如戰著這個，又怕那個逃走；戰住那個，又怕這個逃脫，因此吃力不過。恰好周仁提了鉤連槍，聽見號炮，一馬便從左邊繞到營外，見馬如飛雙戰二將，將馬一拎，緊一緊槍，直向慧通刺來。慧通丟了馬如飛，擺一擺禪杖，急急相迎。慧通見周仁那一種文弱的形象，很不把他介意，又見他一槍到來，也沒有四兩輕重，但任憑用盡平生力量，一禪杖打去，他也不覺吃力，輕輕的便消到半邊，心中奇異不過，便喊道：「來將通名，我爺爺不斬無名之輩！」周仁大笑道：「無能狗賊，全無本領！看一看老爺的槍法，也該曉得是關北周仁了。」慧通一聽，方知遇著關中五常，曉得難得脫身，就這心中一怕，兼之那肩上究竟受了重傷，不知不覺的那禪杖鬆了一步。周仁便一槍刺進，直從前心穿過後心，就此挑起一撻，只聽「吆喝喝」兩面的兵嘈雜了一聲。反轉馬如飛卻因此分一分神，尤大肩暗暗褪了馬鐙，就趁那慧通的馬溜韁時候，他便縱身落地，雜在亂兵裡逃走了。敵營裡所來的一千五百兵，見主將被捉的捉去，殺的殺掉，逃的逃走，也便紛紛亂竄，馬如飛、周仁帶了手下的兵四面尋找，碰著了，就同砍瓜切菜一般。一直到了天亮，宋營才鳴金收隊。

看官，你道宋營裡派出二□幾員將官，因何只有馬如飛、周仁二人見面？這因來營中原係剿匪的行營，土圍築得不高，著聽見一聲號炮，便統統直奔營前，那賊將豈不越圍逃走！所以各將多在土圍外守護，只有馬如飛、周仁一左一右，分了兩支兵至前。但那小西天這一回過來劫營，一千五百人、三員猛將，一個都不曾有得回頭。但那聽書的聽到此處，沒一個不說我說錯了，前面你說尤大肩雜在亂兵裡逃走，怎樣說一個都不曾回頭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試問營前大路上還有牛忠、菊猛那兩個人，帶了一千兵守住要道，那裡保得起尤大肩一定能逃得回營嗎？但是牛忠、菊猛怎樣將尤大肩擒獲，是活捉回營，還是殺傷斃命？欲知牛忠、菊猛二人怎樣繳令，且聽下回分解。